

中國人，去耶路撒冷 (3)

不一樣的經歷

據說，如果一個人在世界上活得久了，走得遠了，看得多了，聽得雜了，就會想得少了，感覺麻木了，無論走到哪兒，看世界都一樣了。

“七年之癢”

據說，夫妻倆結婚第七年是個關口。曾經新鮮的不再新鮮了，曾經激情的不再激情了，曾經脈脈含情的雖然有情，卻不再脈脈了。久而久之，愛情成了感情，感情成了感覺，感覺成了習慣，再下去如果沒有正確地對待，二人結合就有可能成爲二人磨合，最後就成了二人湊合，將就著過日子罷。像這樣的婚姻關係在這個世界上很多，俗稱“七年之癢”。

從回應主的呼召，學習全職傳道到如今，轉眼便是八年了。

八年的時間雖不算漫長，但經歷了多少事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事情經歷的多了，對許多事情的感覺反而越來越少了。少到了一個地步，自己心裏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擔心和恐懼。

怎麼說呢？傳道漸漸缺乏熱忱，愛主漸漸缺乏真誠，渴慕漸漸缺乏迫切，服事漸漸缺乏主動...

不是缺乏能力，而是缺乏願意。

不願意愛的更完全，不願意恨的更聖潔，不願意真正擺上，不願意全部獻上，不願意，不願意...總之，力有餘而心不足。

據說，這就是所謂的“瓶頸”，也是服事道路上的“七年之癢”。

真擔心就這樣“癢”下去了，更恐懼自己習慣了這種“不痛不癢”的感覺。

這也許是個秘密，服事主的人沒有幾個不哭的，沒有幾個不會哭的。

據說死人活人的區別是：死人不再有感覺，不再有喜怒哀樂了。

在救贖主面前，我已經許久沒有哭了，好像失去了想哭的感覺。

這次以色列之旅，我最大的收益就是哭了四次。

“我尋找他、竟尋不見。”

天沒有大亮，只要我步出旅店的大門，四處可見有人打開聖經，默想神的話語，四處可聞有人席地而跪，正在有聲無聲地禱告。在無花果樹下，在花草叢旁，在房屋的角落，在岩石的突兀處，早就有人了。似乎在耶路撒冷，你永遠無法成爲第一個早起讀經禱告的人，因爲總有人比你更早。

這次在聖地重讀雅歌書時，有個問題使我感到非常困惑：爲什麼寓意神的男主角總是要離開寓意人的女主角呢？爲什麼那位快跑跟隨主的書拉密女會發出哀嘆，“我尋找他、竟尋不見·我呼叫他、他卻不回答。”呢？（歌 5:6）

有時候，似乎神很願意離開祂所愛的人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回想當初自己在神面前立志，一生要像書拉密女那樣快跑跟隨主。但漸漸地，漸漸地……

是什麼時候開始，要“跟隨主”的禱告，漸漸成了要“主跟隨”的禱告呢？是什麼時候開始，自己只是嘴上說，“主啊，我願意。”是什麼時候，這個“我的願意”慢慢演變成“我的意願”了呢？

又是什麼時候自己的心靈世界開始對主關鎖了，禁閉了；自己裏面那“活水的江河”成了“封閉的泉源”了呢？

我確實願意進“窄門”，卻不願意走“小路”；也願意離開世界，卻總在世界和神國之間徘徊。確實想離開，卻總也離不開；確實想捨得，卻總也捨不得。說實在的，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，真的忘了。大概已經太久了。

老實說，我就像那位書拉密女一樣，愛主的“內室”和主的“膏油馨香”，愛主的“美名”和主的“筵宴所”，勝過了愛主。

固然，愛“主的”並沒有什麼過錯，這總比愛世界強多了。但就如此這般地愛著愛著，漸漸地“主的，主的”就變成了“我的，我的”了。當我在全力追求主所有，主所賜的時候，主對我的吸引力卻悄悄地淡漠了。漸漸的，自己成了一個計小恩忘大恩，愛主恩卻不愛恩主的小信之人。回想走過的路，自己離“主的”越來越近了，卻離主越來越遠了。

不是嗎？在神的眼裏，難道我不也同樣是一個“關鎖的園，禁閉的井，封閉的泉源”（歌 4:12）嗎？起初“奉獻一切”的志向漸漸變成了“劃地為界”的習慣；“攻破營壘”的使命，漸漸變成了“固守城池”的私欲；對主的“肉心”又變回了“石心”。服事漸漸成了一種工作，傳道漸漸成了一種習慣。在我的心裏，到底誰是真正的主啊？

老實說，我就像那位書拉密女一樣，不願意離開所“躺臥的床榻”和“母家的內室”，不願意離開“黎巴嫩的香氣”和已經屬於“自己的園子”，……

誠然，“你是我的主；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（詩 16:2）尤其是對我而言，我的哪一樣好處不是主所賜的呢？我自己肉體的生命是主所拯救的（在受洗之前，主曾三次救過我的性命），連我的身體健康都是主所賜的（在學習全職服事之前，我是一個出了名的病人；一點也不誇張，來美國的前十年裏，我進了十幾次急診室）。回首往事，我是一個完全活在主的“好處”裏面的人；卻不是一個完全活在主裏面的人。

不是嗎？在神的眼裏，難道我不也同樣是一只“鴿子”，常常躲在“磐石穴中”，藏在“陡巖的隱蔽處”（歌 2:14），有意無意地借故躲避祂，不願意去面對上帝每一天新的呼召嗎？不知不覺，肉體的“安全感”淹沒了屬靈的“平安”；“我已經做了什麼，我正在做什麼”代替了“主在做什麼，主要我做什麼”；主的醫治，主的祝福取代了渴慕主，追求主……

“眼見為實”是人之常情，有誰對顯而易見的美物無動於衷呢？“以信為實”的義路對我而言，怎麼看都是一件苦差事，都是一條前程未卜危機四起的道路。在神的眼裏，

我所尋尋覓覓竟是，哪裏才是我的磐石洞穴，哪裏才是我的陡巖的隱蔽處。

“若有人服事我，就當跟從我；我在哪裏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。”(約 12:26) 這句話現在讀起來格外扎心。

如此這般的愛，主能滿足嗎？

如此這般的我，主怎麼能不離開呢？

難怪有七年之癢的感覺；難怪許久沒有聽到主的聲音了；難怪我也有尋而不見，呼而不答，求而未得，叩而未開的時候；難怪麻木了，遲鈍了，冷漠了，圓滑了；因為我已經不再是主的“工人”，而是主的“雇工”了。

讀到這裡，想到這裡，我哭了。

“He’s alive, he’s alive……”

離惡名昭著的骷髏地不遠的一側，有一處山清水秀，曲徑通幽的地方。那是一個花香鳥語，柳暗花明的勝地。只要是時局許可，開門放行，來往遊客一定爆滿。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，萬里迢迢，遠渡重洋。他們中間有年過花甲，步履蹣跚的長輩，也有跌跌撞撞，牙牙學語的稚童。然而，他們大部分都不是來這裡賞心悅目的。

這裡沒有金山銀山，卻有各種各樣的人蜂湧而至。

這裡不是名勝古跡，卻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。

二千年了，在這裡發生的故事，世世相傳，代代相承；有人爭相告知，有人一笑了之；有人歡欣鼓舞，有人嗤之以鼻。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，能比這裡更容易引起人們爭吵，爭論，甚至爭戰。但無論如何，無人能否定一個事實：整個人類就是從這個地方改變了自己的歷史進程。

在來來往往的過客中，你可以在他們豐富多彩的表情裏，找到每個人心靈的語言——渴望，喜樂，沉思，尋覓，滿足，疑問，驚訝... 許多人帶著問題而來，許多人帶著答案而去。

我就是一個帶著問題而來的人。

在一個低窪地的石灰石巖下，人潮洶湧。不顧氣候炎熱，大家簇擁在狹窄的墓穴入口，依次出入。進去的人爭先恐後，出來的人大汗淋漓。我就這樣被“擠”了進去。儘管裏面的空氣混濁，又悶又熱，進去的每一個人仍然全神貫注，認真考察每一寸地方，在極有限的空間裏，尋找著有關於無限的答案。說實在的，我被擠得昏頭昏腦，除了熱氣和閃光燈的交織，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。就在我略有些失望要離去的時候，墓穴出口的上邊有一行字閃入我的眼簾：“He is not here. He has risen.”(祂並不在這裡，祂已經升天了。)一些轉身要離去的人止住了腳步，像是被釘在那裏，深情地仰望著，思想著，感嘆著。有些人笑了，有些人哭了，汗水和淚水分不清了。

我也很想哭，可就是哭不出來。

回到舒適的旅遊車裏，我搶先坐在最前面，胸口仍舊堵得慌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車廂的後面有人輕聲地唱起歌來。先是幾個人，後來是所有的人。先是小聲地唱，後來是放開嗓門唱：“He’s alive. He’s alive……”(祂還活著。祂還活著...)

歌聲撞擊著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，我終於哭了出來。

而且哭得很慘，全身心都在哭。只是有淚無聲，生怕旁人看見。歌聲漸漸地停下來了，不經意間，我發現一車人的臉上都掛著淚水。我放心了，放心地哭了。

會哭的感覺真好。

記得保羅說過：“我們若靠基督、只在今生有指望、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”(林前 15:19) 我們是一群多麼有福的人啊！不僅在今生有依靠，更在永生永世裏有盼望。只因為祂已復活，只因為祂永遠活著。

那個空墳墓不僅是我們得救的記號，也是我們在患難中的安慰，在試煉中的力量，是我們可以向全世界誇口的依據。

自己家裏的人

舉世聞名的哭牆，本來就是一個該哭的地方。

如果說，在主耶穌的空墓穴那裏哭一場，是在情在理的事；那麼，作為一個中國人跑到西牆下去哭，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。

贖罪日的當天，許多猶太人攜老扶幼，成幫結夥來到哭牆下禁食禱告，而所有的外國人都在外圍駐足觀望。多半是出於好奇，想在近距離看個究竟，我頭頂著猶太人的小圓帽，(Kippa) 混入那些湧進哭牆的猶太人中間，沒有人阻攔我。

他們的禱告真是讓我開了眼界。各種禱告的服裝和服飾，各種禱告的動作和姿勢，各種禱告的程序和語調，看起來很民主，很少有雷同的。“We have as many divisions as rabbis.”(我們有多少拉比，就有多少派別) 當地的一位猶太人對我是這樣解釋的。有的認為莊重繁雜是敬虔，有的認為簡潔明快為敬虔；有的認為高聲吟誦是真心，有的認為靜默低語是實意；有的認為黑衣黑帽才算是聖潔，有的認為白衣白帶更聖潔...我似乎明白了什麼叫做“為宗教大發熱心”了。

起初在他們中間，我覺得自己不過是個觀賞者，是個局外人。但他們那種認真的態度，肅穆的表情，執著的精神不知不覺觸動了我。我伸出手試著去觸摸哭

牆上的岩石，去體驗他們的感受。

吸引我注意的並不是這些疤痕累累，堅硬如鋼的岩石，而是在這些岩石的縫隙裏，塞滿了無數個小紙條。據說最初這是遊客想出來的主意，但我卻看到許多猶太人經過懇切的禱告後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紙條。使我感動得是，沒有人把別人的紙條抽出來，塞進自己的。每個人都在四處尋找可插入的地方，盡力把別人的紙條塞的更深。甚至有些孩童騎在爸爸的肩上，用顫抖的小手將紙條插進高處。我相信，這是世界上的一座最嚴絲合縫的石牆。

我多麼想打開一張紙條，看看裏面到底寫了些什麼。但我知道，我沒有權力這樣做。因為在那些紙條上，寫滿了這些敬虔的猶太人要對耶和華神說的心裏話。

可是我真得很想知道他們都對上帝說了些什麼啊！

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在我的心裏閃進了一句話，“這是一個悔改的民族，卻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。”

這個聲音極其憂慮，極其沉重，極其...，說不明白，只是聽起來，讓人心碎。

回想當初，我哭得很糊塗，不知道為什麼哭，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而哭。只知道有

一種能力刺透了我的心，使我止不住的哭泣。好像是爲了他們（這些尚未得救的猶太人）而哭，也好像是爲了我們（這些已經得救的人）而哭，更好像是爲了他們與我們之間缺失了什麼而哭。

如果說，在主耶穌的空墳墓的那場哭泣，“哭”通了我與神之間的關係；那麼，在西牆下的哭泣，則“哭”通了我與人，特別是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。似乎從那個時刻起，他們在我的心裏不再是陌生人，也不再是猶太人，而是我的兄弟，是自己家裏的人了。

我跪在他們後面

彼得受職堂坐落在加利利海岸邊一處風景如畫的地方。風和日麗，山水相映，來往遊客如織。沒有人會錯過這個一飽眼福的機會，也沒有人肯願意錯過拍照留念的美色。那原本是一個幽雅靜謐的地方，但大多數人都很忙。

靠近湖邊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，有一對塑像在湖色天光的襯托下，顯得有些朦朧，只專心遊山玩水的遊客很容易忽略他們。儘管導遊重點介紹，大部分人只在那裏稍停片刻，便掉頭散開，各自尋找更有趣的風景點。

帶隊的李師母是第一個跪下的。

據說，他們夫婦帶著孩子落腳在以色列已經數年了，專門接待來來往往的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。

據說，他們部分的生活費用要靠著信心而得，靠著弟兄姐妹的捐贈來維持。

據說，還有其他的人像他們一樣。

在去以色列之前就常有人向我提到她，但直到我要離開耶路撒冷之前才見到她的面。她真是個大忙人，走起路來風風火火，總帶著嘶啞的嗓音，說起話來象開機關槍似的，在顛簸的旅行車上居然可以和衣而睡...從她極度的倦容上，我看到了一顆愛主至深的心靈。

此刻她跪在主的雕像面前，擡手抹去流出來的淚水，久久不語；好像在靜靜地聽主說什麼，又好像在悄悄地對主說什麼。只有主知道她，以及和她一樣的人為主做了什麼，或者主要他們做什麼。

又有一些人跪在主的雕像前，像跪在主面前的彼得雕像一樣。沒有人語，只有微風和青草樹葉的合奏，還有聖靈才能聽得懂的愛。

據說，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從臺灣來的姓紀的牧師，他們夫婦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。爲了回應主的呼召，他們離開舒適的生活環境，撇下優厚的工作待遇，毅然決然返回臺灣，在一個充滿暴力，色情和各樣犯罪的某地建立教會，拯救那些失喪的靈魂，幾十年如一日...

據說，.....

我跪在他們的後面。

彼得受職堂是爲了紀念主的門徒彼得，在主面前再一次被堅固，並領受使命而建造的。許多人到這裡來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。

上帝揀選打造一個器皿，目的是爲了使用他；凡合乎主用的，不能閒著。使命感是任何一個屬神的工人所應有的特質。只有加上使命，主所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新生

命才顯得更豐滿。沒有生命的使命是虛偽的；而沒有使命的生命是脆弱的。為主做工的一生應該是兩者皆有一生。

一個人愛主到了一個地步，可以把富足奉獻給神，自己卻留下了貧窮；把名利地位奉獻給神，自己卻寧可默默無聞；把主權奉獻給神，自己卻甘願為奴為僕；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，自己卻甘心面對死亡...願為主撇下一切的人，才是一個真正愛主，也得著主愛的人；他也是一個被主差遣，賦予使命的人。

我相信，“你愛我嗎？”這是主耶穌對每一個跪在他面前的人說的話。

我相信，每一個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樣的。

那一次，我並沒有哭出來，因為眼淚流進了我的心靈深處，滋潤至今。

“我們就快跑跟隨你”

在主面前的四次哭泣，並不等於我的生命完全被翻轉了，也不等於我已經完全認罪悔改了，但至少使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應該走的路。

“願你吸引我、我們就快跑跟隨你”(歌 1:4) 成爲所有神的兒女一生的見證！

藉著聖地旅遊來增強自己的信心，這或許是一種軟弱的表現；但在你軟弱的時候，這可能是一種使你剛強的方法。

我多麼希望每一個去以色列的人，都有終生難忘的經歷啊。

然而，不是每一個去以色列的人，都會有不一樣的經歷。

但只要願意成爲一個不一樣的人，去以色列就會有不一樣的經歷。

王 正弟兄

06/20/2007

於洛杉磯

wangzheng77@gmail.com